

不 的 文 明

The image is a digital composition. In the center, a woman's face is rendered in a sketch-like, charcoal style. Overlaid on this face and the surrounding space are large, white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a thick black outline and a slight glow.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vertically: '不' (bù) at the top, '的' (de) in the middle, and '文明' (wénmíng) at the bottom.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blue-toned digital environment with various geometric shapes, lines, and patterns, suggesting a futuristic or data-driven worl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a portion of a globe is visible, showing the America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blues, greys, and whites, with a red and white gradient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作者：我

設計排版：我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 號卓凌中心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出版日期：2021年8月

圖書分類：流行讀物

ISBN：978-988-8743-40-7

定價：港幣 \$48 元正

第一章 科技文明的終結 (P.1)

第二章 到外面的世界 (P.31)

第三章 消失的城市 (P.58)

第四章 地圖上沒有記載的地方 (P.81)

第五章 當價值沒有單位的時候 (P.108)

第六章 與過去相似的世界 (P.138)

第七章 一切由時間開始 (P.160)

第八章 生命的價值 (P.185)

第九章 仍然存在的古老宗教 (P.211)

第十章 昨日的他，是今日的你 (P.242)

第十一章 沒有進化的語言 (P.271)

第一章

科技文明的終結

人類經常標榜他們是文明人，他們懂得思考和有判斷事物的能力，跟其他動物不同，而他們已經進化到脫離了動物與生俱來的野蠻行為，懂得尊重別人的生命、權力和自由，可以共同用智慧建立一個公平、公正、可持續生活的社會和環境。

元科世紀是累積了人類多年知識而建立的高科技時代，環繞著地球的人造衛星比天上的繁星還要多，整個世界已進入了全電子化，沒有紙張，沒有實體貨幣，所有知識和資料都儲存在雲端上。

一個專門研究人類一百年後科技的蜂巢島，這個島的地基是由一塊塊巨型六邊形組合而成。

從上空看下，這個島就好像一個蜂巢，而這些地基可以產生電流製造磁場，利用磁場的磁力令每一塊地基可以隨意組合或分離。

立在這些地基上是一座座半球形的研究所，由於研究所可以隨著地基移動，所以這些研究所又名漂流實驗室。

一班尖端和充滿抱負的科學家，正在在不同的研究所裏進行實驗。

在其中一個研究所內的實驗室，女科學正樺望著實驗室牆壁上的大螢幕，大螢幕播放著青蛙在潺潺流水中暢泳。

女科學正樺望了一陣，轉身走到實驗室中央的實驗桌旁，對著實驗桌上一棵手掌大小的向日葵說：「莉娜，想聊天。」

莉娜被喚醒後回應，「想聊天，有沒有特別原因？」

「沒有。」

「聊天對像是自設還是隨機？」

「隨機。」

「聊天人數？」

「一個。」

一個少女的虛擬立體影像隨之投射在向日葵頭頂上空。

「你好！我叫依芙，我可以稱呼你阿樺嗎？」一把少女聲音從虛擬少女口中說出來。

「可以。」正樺回答後，整理一下桌上的儀器，然後轉身返回大螢幕前。

依芙也同時轉頭，跟著正樺的移動，觀察正樺在做甚麼。

正樺站在大螢幕前，舉起手掌輕按大螢幕一下，大螢幕的畫像瞬即化成點點微光四散消失。

大螢幕換成了一個玻璃大櫃，玻璃大櫃上面有看似蘋果棋的一排排圓形扇窗。

依芙雙眼快速掃視圓形扇窗內的東西，她看見扇窗內放置了一盤盤不同顏色的黴菌，她問正樺：「這些黴菌是你的寵物？」

「它們不是黴菌，是單細胞變種魔點。」

「是不是那種沒有五官、四肢和內臟，仍然能夠尋找食物並消化；沒有腦袋，也可以學習的淡黃色原始生物？」依芙問。

「是。」

正樺走到其中一個寫著「新類型魔點二十四」的扇窗前說：「打開扇窗。」

扇窗應指令打開了上面一半。

正樺微微探頭觀察扇窗內的一個培養皿，培養皿養著了一點三厘米直徑圓形透明的魔點。

正樺細心觀察了一會，接著說：「取出培養皿。」

聽見指令，培養皿下面的玻璃座緩緩升起，伸出扇窗外。

正樺拿起培養皿看一看，然後走開。

扇窗感應到正樺已經拿走了培養皿，便發出通知：「扇窗將會關上。」

扇窗關上了。

正樺拿著培養皿走到實驗桌旁，把培養皿輕輕擱在實驗桌上向日葵莉娜的旁邊。

「你是研究單細胞生物的科學家？」依芙垂頭往下望，望著培養皿內的魔點。

「是。」

「你喜歡研究單細胞生物？」

「是。」

「為甚麼？」

「因為它們是最簡單、最原始，沒有太多進化。」正樺用滴管吸取了少許營養液，然後滴在自己左手掌心上。

「進化了的生物不是更加完美嗎？」

「不一定，進化只不過是生物改變功能來適應當時的環境，但如果環境逆轉進化配合不到的話，這進化可能是負累。」正樺徐徐把掌心湊近培養皿。

「不明白。」

「困擾人類多年的癡肥和吸取過多糖分的疾病，就是因為我們的進化配合不到環境的改變。」正樺一邊留意著培養皿裏的魔點，一邊接著說：「糖，可以幫助人體細胞產生能量，並維持大腦運作。古人類以狩獵為主，不懂耕種，如果想吃到甜的食物，只能在水果成熟的幾個月內吃到少量甜水果，除了受到季節限制，古人類很多時候還要跟樹上的生物和雀鳥爭奪這些水果。」

「所以以前的人類進化到，每當看見甜的食物就會不斷地吃。」

正樺點頭，「雖則後來的人類已懂得種植水果，但喜歡吃甜食物的基因沒因此消失和退

化，令後來的人類因吸取過多糖分而產生了不同的疾病。」

依芙望見正樺的掌心湊近魔點時，魔點立刻伸出觸管纏著她的掌，觸管很快便形成了一個網，把正樺的手掌包著。

「但單細胞生物是沒有感情。」

「感情也是進化出來的。」正樺感覺到魔點正在像嬰孩般的吸啜她掌心中的營養液。

「感情也是進化出來的？！」依芙聽了後，稍稍停頓，微微側起頭，做出一個正在思考的模樣，接著露出一對弄不懂的眼神，「如果感情也是進化出來，那麼，又為何要進化出感情呢？」

「為了繁衍下一代和確保物種可以繼續生存。」

「生物交配後已經可以繁衍下一代，為何還要進化出感情？」依芙問。

「有了感情，生物就不會把自己的子女吃掉。」

「那麼，為何雌雄之間也會進化出感情呢？」依芙又問。

「是因為環境的改變或自身物種的改變，有些物種雌性或雄性不能獨自撫養下一代，需要另一半的幫助，所以要進化出感情，好使牠們雌雄會一起撫養子女。」

「又為何會進化出朋友和兄弟姊妹的感情？」

「防止滅族，動物在爭地盤、食物或求偶時會有激烈打鬥，如果牠們對自己的同族沒有感情，牠們可能會把對方殺死，而導致滅族。」

「有甚麼東西會令動物產生感情？」依芙問。

「荷爾蒙或基因。」

「換言之如果改變基因或荷爾蒙，可令動物與生俱來的情感產生變化。」

「是。荷爾蒙的多少是可以影響動物的情緒和慾念，比如動物生產後會因荷爾蒙改變而令母愛爆發；而利用基因可以創造一種設定的愛。」

「設定的愛？！」

「狗，就是其中一種，人類很早已懂得從狼群中挑選溫純喜歡人類的狼，來繁殖下一代，繼而衍生了忠心愛人類的狗。後來人類更加再從狗隻中選擇特定性格和功能的狗，來繁殖出一種他們想要的狗種。」

「這樣說的話，狗隻對人類的愛是人類製造出來的？」

「有些人會這樣說。」

依芙打趣說：「狗，豈不是是機械人夥伴的始祖！」

正樺頓一頓，心想，人類以前會選擇養寵物作伴，後來甚至視寵物為自己的子女或伴侶，今天的人類，大多數會選擇不需要任何溝通技巧、不會背叛、不需要照顧的機械人為伴。

「杜映辰找你！」依芙忽然說。

「喔！接聽。」

依芙的影像換上了杜映辰的影像，一把成熟男子聲音響起來，「正樺！」

正樺抬頭望著杜映辰的影像，快速瞪眼瞥了他一眼。

「刮光了鬍子不好看？」雖然正樺的眼神變化得很微細和快速，杜映辰依然能夠察覺得到。

「看不慣。」正樺搖頭小聲回應。

杜映辰漾起笑容，笑著臉說，「嗯，不要緊，過幾天就會回復正常。」

杜映辰關心地又問：「你的研究有沒有進展？」

「感覺到由魔點觸管發出的電流越來越強，牠似乎正在學習怎樣跟我溝通。」正樺說完後就問杜映辰，「你呢？你的研究又如何？」

「進展也不錯，用植物基因植入機械人身上的研究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你不是正在參加科學頒獎典禮嗎？」正樺突然想起問。

「是。剛剛領了獎。」杜映辰答完後很快轉話題，「下星期二我會返回蜂巢島，到時我想你和我一起到人造海灘曬太陽。」

「下星期二是…」正樺垂下眼睛想。

「是九月九日。」

「嗯。」正樺平淡地應了一聲。

正樺一年365日差不多每天都工作，日子對於她來言是一件不太存在的事情。

「你又忘記了你的生日。」杜映辰抑壓住內心的心疼，盡量用平和的語氣說。

正樺聽見後，神色如常，平淡地回應，
「嗯。下星期見。」

杜映辰嘆了口氣，耐心地問：「你想繼續工作？」

正樺垂下頭，微微點頭。

「嗯！下星期見。」杜映辰帶著無奈的微笑離開了他們的對話。

正樺是家中獨女也是試管嬰兒，她出世時她的父母已經七十多歲，她是由父母年輕時冷藏了的精子和卵子培養出來，她自小由智能保姆機器人莉娜照顧。

杜映辰的影像散開後，正樺目光返回手中的魔點，她把掌心湊近培養皿，對著魔點說：
「回去吧。」

魔點好像小孩般的黏著母親，不想離開。

正樺看見魔點沒有移動，便說：「好吧！讓你留多一會。」

「莉娜，播放無調性音樂。」

莉娜應指令播出音樂。

音樂播出，冷冰冰的實驗室頓時變得舒心和柔和。

正樺看著左手手掌上的魔點，一邊用右手手指撫摸著柔軟的牠，一邊問：「其實你知不知我在想甚麼…」

猛地音樂停了下來，四周頓然漆黑一片，正樺感到實驗室的移動…

這個時候，蜂巢島中央控制台的電腦廣播出：「防衛系統被破壞了，地基開始啟動…」

地基週邊閃起紅燈，地基地部的電流方向逆轉，令磁場同時也改變了方向，這種改變使地基與地基之間開始互相排斥、碰撞，繼而產生了連串爆炸，瞬息間蜂巢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與此同時，地球週邊早已塞滿了的人造衛星，突然一個個的披著烈火，好像打碎了的玻璃球，從天上灑下來。

熊熊烈火四處可見，人類科技最文明的時代最終劃上了句號。

一個由火山爆發產生出來新的島，島上大部分的生物都是獨一無二，這些生物是因應島上的環境重新進化而成。

海浪撲打著黑色的礁石，岸邊傳來海鷗的叫聲。

一臉鬍渣、一身古銅色、二十多歲的男子「守」，雙手撐著後面、單膝屈起，休閒地坐在一個半球體、傷痕累累的研究所屋頂上，感受前面吹來鹹味的海風。

巨型的研究所被海底火山噴發後的熔岩和火山灰包圍著，變成了火山島的一部分。

「又一天了！」「守」望著太陽漸漸由水平線下沉，他大力嘆口氣，雙手放在後腦，躺了下來，等待又一個黑夜的來臨。

「守」過著這種等日出、看日落、在黑夜中遙望天上星星的日子不知道有多久。

忽然，微弱的格格聲由研究所內傳來，「守」雙耳一動，快速轉身，耳朵貼在屋頂上，留心聲音的走向。

聲音跑到研究所的一端，「守」隨即順著聲音爬去。

聲音停止了，「守」放下身子把身體貼近屋頂，等待下一個聲音。

嘶…一聲，是玻璃金屬門打開的聲音，「守」肅著面容，視線鎖著屋頂下面。

研究所底部的一部分慢慢向上移，研究所的門終於打開了。

「守」立時睜大雙眼，直勾勾的望著研究所門前。

一個身穿白袍、赤著腳的少女緩緩地步了出來。

少女呆呆地站在研究所門前一會，頭開始慢慢移動往四處望。

少女望見趴在屋頂上的「守」，目無表情的望了一眼，然後緩慢地回頭，徐徐的朝著海邊走。

嘶…一聲，研究所的門自動關上了。

「守」望著少女走到潮退後的海灘，彎下身子，撿起在粗糙沙泥中的小海蟹，放進口裏。

她不是人類！「守」看出少女身上頭髮和皮膚的顏色都是由光線折射出來的錯覺，少女身上跟本是沒有顏色。

少女一路緩步走，一路吃沙灘上的小生物，但這些小生物似乎滿足不了她。

少女走到沙灘的另一端，是一堆退潮後突出來的礁石。

少女環視了一周後，雙目凝視在一群困在礁石罅隙中的小魚，她走到這群小魚旁，蹲下身子，用手撈起小魚放進口裏。

似乎這少女真的很肚餓，「守」心想。

日落的光芒開始隱退，照在少女身上的陽光逐漸消失，少女站起身來，回頭望了望「守」，然後返回沙灘上的研究所。

研究所感應到她的回來，門自動打開，讓她進入，然後再度關上。

「守」坐起身，望著前面少女在沙灘上的足印，被潮漲的海水逐漸淹沒，他嘆了口氣，雙手再放在後腦，躺了下來。

「守」望著漸漸昏暗的天色，直到淡淡的星光出現，回想過去：

螢光幕播出新聞報道：「最近一連串的破壞，當局懷疑是由一個叫『人類的希望』的組織策劃，這組織在一些人造衛星內植入了不知名的程式，令人造衛星脫離軌道，撞向旁

邊的人造衛星，由於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已到達了飽和，令這種碰撞產生了骨牌效應，導致連串的爆炸，當局估計下一個目標是網絡…」

新聞還未報導完，節目已經突然中斷，螢幕畫面瞬間變成一堆數字。

見此，杜映辰隨即按動手鉅上的黑色裝置幾次，「糟了！連接不上所有網絡。」杜映辰神色凝重。

站在旁邊的機械人「守」立刻望出窗外，放大眼睛瞳孔極目遠望，「杜博士，找不到網絡發出的電磁波。」

「網絡應該被破壞了！」杜映辰心裏擔心，如果研究所的程式被破壞，又沒有網絡認證，研究所的門可能打不開，儘管如此，找到研究所才想辦法吧。

沒有人造衛星和網絡，杜映辰只可以用船上的指南針和「守」來導航。

杜映辰駕駛著船隻，眉頭緊鎖，一邊望著前面大海，一邊說：「『守』，我們一定要盡快找到正樺。」

「守」望著滿面黑鬍子的杜映辰點點頭。

經過數年的搜索。

「杜博士，前面兩座冰山之間，有一座白色的半球體。」「守」雙手控制著軟盤跟站在旁邊的杜映辰說。

這個時候的杜映辰，已經是一個兩鬢蒼白、滿頭白髮的老人。

杜映辰拿起望遠鏡望向「守」說的位置。

雖然這個半球體大部分都被冰雪掩蓋，但在半球體的底部仍然可以清楚看見有一大堆數字，這堆數字就是研究所的編號。

「找到了！我們終於找到了！」杜映辰放下手上的望遠鏡，按著胸口，喘著氣興奮地說：「快速往前駛去！」

「守」眼角瞄了杜映辰一眼，看見他的臉色有異，立即伸手撫著他的背，用電流脈衝控制著他的心跳和呼吸。

杜映辰胸口的痛逐漸緩和了，呼吸漸漸暢順，他緩緩走到一旁坐了下來，看著「守」繼續駕駛船隻。

穿過重重海上的冰塊，他們駕到了樽頸位。

船隻被兩座冰山阻隔著，無法駛近研究所。

看見這個情形，杜映辰擠起眉頭，苦思了一會，態度決絕，「『守』，只有你才可以穿過冰山走近研究所，你替我做吧！」

「守」十分冷靜地望著杜映辰，「杜博士，你的心臟病隨時會復發，如果一旦復發沒有我在身旁，你可能會失救而死。」

一向冷靜的杜映辰雖然知道「守」是說得對，但內心的焦急令他反駁，「這都是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我還可以支撐多久，你只是一

個機械人，我說你要去就要去。」杜映辰態度非常堅決，但沒有太激動。

這都是因為「守」在杜映辰情緒還未激動前，已伸手握著他的手臂，控制著他的心跳和呼吸。

「你的身體狀況還可以支撐一段時間，如無意外，你還可以活到夏天溶雪之後。」

聽完「守」這番話，杜映辰無奈地嘆了口氣，轉頭望著外面雪白的冰山，內心期望，希望夏天快些來臨。

可惜的是「守」能夠估計杜映辰的存活時間，但無法估計天氣的變化。

「今年的冬天特別長，我應該等不到夏天了。」杜映辰躺在床上，面容憔悴，眼神絕望。

「守」緊緊握著杜映辰的手，等待主人最後的吩咐。

「『守』，替我…

次日早上，研究所的門又再打開，昨日的少女再次走出來，往海邊走。

「守」坐在研究所頂上，用剛剛好的聲量喚，「正樺。」

聲音也剛剛好到達少女的耳邊，令她清楚地聽見。

少女頓了腳步，緩緩轉身朝向「守」，「你認識正樺？」

少女說話的聲量不大，但「守」依然可以知道她在說甚麼。

「守」起身，跳下來，回答少女，「是。」

「但正樺不認識你。」少女直視著眼前的「守」

「但她認識杜映辰。」「守」走近少女。

少女目光移開，沉靜了一刻，目光再返回「守」，「杜映辰，他現在在哪裏？」

「杜博士已經去世。」「守」態度平靜。

「幾時的事？」少女的神情比「守」還要平靜。

「二百多年前。」

少女緩了一緩，沒有驚訝很淡定地問：「現在是甚麼年份？」

「2415年。」

少女徐徐伸手抓著「守」的手臂。

「守」感覺到少女用微弱的電流進入他的記憶儲存位置，查看他的記憶。

從「守」的記憶裏少女看見：

遲來的夏天終於來臨，冰川的冰在溫暖的空氣下逐漸融化，被困在冰山的研究所也漸漸逃離，飄近杜映辰的船隻。

「守」揹著冰封了的杜映辰屍體，去到研究所旁邊，把屍體放在研究所門前，嘗試打開研究所的門。

但如杜映辰所料，破壞了的電腦系統沒有網絡認證，「守」無法把門打開。

「守」繞著研究所周遭走了一圈，尋找適合的位置。

在研究所後面原本是一個小花園的地方，「守」掘了一個墓穴，把杜映辰的屍體緩緩放入墓穴裏，然後埋葬。

看完這一切，少女放開「守」的手，「『守』，我是九月九，正樺是我母親。」

九月九帶「守」返回研究所裏。

在研究所裏，原本利用細菌發光的照明系統，已經不能運作，而在研究所裏剩餘的光線，是靠屋頂透明的玻璃金屬折射入來。

九月九和「守」沿著走廊走。

「守」看見走廊兩側的實驗室，都是用玻璃金屬間隔而成，所以可以很清楚望見每間實驗室內的情況。

所有實驗室裏的擺設都是東歪西倒，凌亂不堪。

但奇怪是，雖然過了二百多年，應該還有一些人類骸骨遺留在實驗室裏，但「守」一點也看不見。

「守」奇怪問：「為甚麼看不見人類的骸骨？」

「統統被我吃掉了。」九月九淡淡地回應。

「守」停了腳步，表情嚴肅，「你活生生的把他們吃掉？」

九月九也停下腳步，回頭望向「守」，搖搖頭，「不是，我是待他們死去後才把他們吃掉。」

說完之後他們繼續往前走，走到其中一間實驗室，九月九突然停了下來，用手輕按玻璃金屬門。

嘶…一聲，玻璃金屬門向左右兩邊打開了。

「研究所內的電腦系統不是被破壞了嗎？為何你還可以控制它們？」「守」望著打開了的玻璃金屬門左右看。

「所有用電流傳達訊息的裝置，我都可以跟它們溝通，包括生物。」九月九解釋完就進入了實驗室。

「守」也隨後跟著。

他們進入了正樺的實驗室裏，正樺的實驗室跟其他實驗室很不同，雖然有受破壞的痕跡，但無論是玻璃大櫃、實驗桌、或地上都是十分乾淨整齊。

「守」用手指輕抹一抹實驗桌，實驗桌上連一點灰塵也沒有，「守」感覺有點奇怪，「是你清潔的嗎？」

「是。」九月九走到玻璃大櫃前，輕按一下，玻璃大櫃隨即換成了一個大螢幕。

大螢幕播出青蛙在潺潺流水中暢泳。

「守」望著聚精會神看著面前大螢幕的九月九，「杜博士曾經說過，正樺想製造一個沒有腦袋但能思考，非機械的智能生物，她成功了嗎？」

九月九轉頭望向「守」，「母親是在危急時，沒有選擇之下，促成她的成功，我的出現。」

「哦！」「守」的微表情顯現出有點詫異，「事情是怎樣的？」

九月九伸手握著「守」的手，讓他可以看見當日事情的發生：

音樂突然間停頓了，四周頓時漆黑一片，實驗室不斷地搖晃，正樺扶著實驗桌邊，小步小步的走到實驗室的一角，縮下身子坐了下來。

正樺感到整座研究所開始移動，屋頂不斷發出仿似被殞石撞擊的巨響和震盪。